

語絲

第五卷，第五〇期

維特

——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的第一卷之第三章——

喬治伯蘭德斯 (George Brandes) 著

侯樸自英文重譯

『La Nouvelle Héloïse』是在一七六一年出版的。十三年後，在另一個國家，另一種環境之內，一位和盧騷很少有共通之點，但仍然在盧騷的小說與思想的影響之下著作着的青年天才家，曾經出版了一本盡有『La Nouvelle Héloïse』的好點而毫無其缺點的小書；這本書曾經感動了成千成萬的人。曾經喚起了一個時代的熱狂與死的渴望，曾經把不少的人都誘引到感傷，怠惰，失望與自殺的路上去，並且牠還有被一個慈父似的丹麥政府指責爲「非宗教的」的光榮。這本書就是維特。St. Preux 改換了他的裝束，穿上那套著名的維特服——藍外衣黃襯衫，而盧騷的『Belle âme』到了德國文學中也就易名爲『Die Schöne Seele』了。

(III.)

但什麼是維特？沒有一種定義能使我們真實地了解一種想像的傑作底無限的富藏的，但我們可以簡單地說，這件熱誠的，不幸的戀愛故事之所以重要者，就在它不但能表現出一個單獨的個人的熱情與苦惱來，而同時把一個全時代的熱情，渴望，與苦惱也都表現出來了。這本書的主人公是個市民階級的青年人；他很有藝術的天稟，順着自己的興趣而從事於繪圖，但在職業上他却是個公使館的祕書。歌德不知不覺地便把自己的豐富與輝皇的天才都給與這位青年了，使他的所見，所感，與所思都和自己在青春時代的所見，所感，與所思的一樣。因為這種關係，維特便變成一個偉大的象徵人物了；他不僅是新時代的精神，而同時還是它的天才。對於他的命運講來，他幾乎是過於偉大與豐饒了。恐怕這本書的前半部與後半部的確是有點不調協，因為在前半部裏維特的心靈是充滿着青春的力與健康的，而在後半部裏他便屈服於環境的勢力之下了。在前半部裏維特更像歌德自己，他是絕不會自殺的；在後半部裏維特便更像那位年輕的野露撒戀了，這位青年的不幸的死原是這本書的動因。但就是這樣，維特仍不失為一種典型。他不但在情感上是「自然之子」，而同時還是一種得到了最高級的發展的自然——天才。湮沒於自然的懷中，他在自己的心靈裏感到自然底無限的生命，因此他便覺着連自己都「神化」了。現在讓我們看看他在一七七一年八月十八日的日記上寫的

那段話罷，那簡直和一段浮士德的獨白一樣地充滿着力與天才。在那段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到怎樣地「一種自然底內部的，燃燒着的，神聖的生命」啓示在他的面前了，他是怎樣地看見「那不可測的生力在地心的深處工作與創造着，」並且，他是怎樣地渴望着「從那『無窮』底湧着浮沫的杯中飲取那汎漲着的生命之甘醇，好使他那受了限制的心靈，在可能的範圍以內，嘗着一滴的幸福——那在它自身，由它自身把萬彙創出來的『本體』底幸福。」然後你便可以了解爲什麼當他覺着自己是個逃亡無路的囚人時，他便被一種熱烈的，也可以說是汎神的慾望所捉住了，他想拋棄生命，好用「暴烈的狂風吹散了暗雲而握住了洪濤」；看了這些話，你便會曉得他都臨終的嘆辭是有理由的了，他說：「自然喲！你的兒子，你的朋友，你的愛人已竟走到他的盡頭了。」

一個靈魂俱有這樣多的要求時，自然是要觸怒社會的了，特別地是當社會已經被許多的規律束縛住了的時候，像在那最「社會的」那個世紀的末葉似的。維特憎惡一切的規律，當着詩還被這些規律束縛着的時候，他曾把所有的規律化爲一條，那就是：「認識什麼是善，然後再勇於把牠表之於文字。」他是個藝術家，而他對於繪畫的見解就和他對於詩的見解一樣樣的奇僻。他有一次遇着一個新從學校畢業的青年藝術家，對他講究各派著名的理論家的主

義，就中還提到了 Winckelmann 和 Sulzer。這個青年真使他怕透了。「只有自然，」他寫道：「才能創造偉大的藝術家。藝術的定律自然是有許多的地方值得我們恭維的，但充其量也不過像社會的傳統那樣地值得我們恭維而已。一個藝術家如果遵守這些定律時，自然不會產出什麼不好或絕無價值的東西，正如同一個人如果肯受傳統與習俗的支配時，便絕不會成功一個討厭的鄰人或一個出奇的惡棍一樣；但無論如何，每種規律：不管你怎末說，仍然是容易毀壞我們對於自然所生的真實的情感和阻礙這種情感的忠實表現的。」維特對於規律這種憎惡心，正是他厭棄一切專門的與傳統的表現的理由。當他對於一個藝術底問題偶然發表了一點熱誠的意見，而那個毫無藝術的素養的公爵却用一種美學上的老生常談來回答他的時候，他在心裏感到一種咬牙撮齒的厭煩；而阿伯爾那套伸手就來的現成的「社會的判斷」更使他生氣。「爲什麼你們這些人，」他叫道：「當你們談起一件事來的時候，便立刻說『這愚蠢』或『這聰明』，『這好』或『這不好』呢！你們到底是什麼意思？對於一件事體，你們會研究明白了它的內部的義意了嗎？你們會追尋過它的原因，知道它的必然性了嗎？假若你們能仔細研究一下，你們便不肯那樣地輕于下判斷了！」他反抗那個腐儒氣的公使儘向他的秘書作成的公文的文章體吹毛求疵，他希望災難能降臨在那個專好賣弄自己的學識的女神學家的頭上，因爲

她把教堂花園裏那些美麗的榛樹都砍倒了，並且他還是異常無理地憎恨那老學究的驕矜，那毫無生氣的，莊嚴的禮儀，和那在社會上有了地位的人們對於他們的下級人員的種種的要求，如柔順，服從等。

他到兒童的隊中去找寄託，因為「在地球上的萬物中只有兒童是最和他的心境相近」。他到那沒有教養的羣衆中去求安慰，因為他們那真純的感觸與情慾在他的眼中是俱有一種超越一切的美的。當他望着女孩們從井中汲水的時候，他便會聯想到族長制度的時代，與Rebecca和Eleazer，並且，當他爲自己煮着那青青的豌豆的時候，他在想像中便好像活在荷馬的時代一樣，在那時候，Penelope那些傲慢的追逐者們都是自己去殺生以備食的，這自然使他的心醉，使他神往了。假若他不是一個基督教徒，假若，像他自己所說的，他不是耶蘇的屬物——他心裏的某種東西告訴他說上帝的自身早把他保留下了——那就因爲由他看來上帝便是自然；自然就是他的上帝。

在社會裏 不管走到什麼地方，他都要觸犯那些冷酷的，形式的規律。他曾經被人很無禮地由一個貴族聚會場裏驅逐出來；他，一個平民，也不曉得和那些光臨的貴客一同坐在長官的接待室裏是一種冒犯。自己熱烈地，絕望地戀愛着，他却盡他的所能來拯救一個不幸的

青年，這個青年被一種沒得到報償的，抑制不住的情慾驅使着，曾經用暴力來殺過一個情敵。維特的請願不但爲法官們所拒絕了，而他自身還被法律逼追着來證實他本來很願意掩護與救濟的那個人的罪過。

但所有這些仍不過是微細的小節。他所愛的，並且要沒有先定下的婚約從中作梗的時候，他是很容易得到手的那個女人，變爲另一個人的妻了；這種打擊使他心碎了。

不管對也罷，錯也罷，這本書是表現我們全部的心靈和日常生活中種種的傳統的衝突，和我們的心靈那種對於「無限」與自由的要求，這種要求使我們覺着生命是一座牢獄，使我們覺着社會上一切的規律都是牢獄的高牆。「社會的能事，」維特說：「就在爲每個人都在這高牆上塗染一些直通着那廣漠的天野的優美的『透視畫』。但它却永不肯把這些牆壁拆毀。」于是那以頭碰壁，那悠長的痛哭，和那只有一顆彈丸穿過心胸才能平靜的深沈的絕望，都因之而發生了。當拿破倫和歌德相遇的時候，拿破倫會責難歌德說他不應該把一件戀愛的故事和一種反抗社會的叛變混在一起；但這種責難是無理的，因爲這兩件是絕對分不開的；只有把這兩件事混在一起才能表現出這本書的主要的觀念來。

維特和 [La Nouvelle Heloise] 不同的地方，就在維特並不是想褒獎那能抑制住自然的本

能與情慾的道德的與敬神心的勝利，而是在表現那自然的情慾的走盡了它的先定的路程。在這種人類心靈的悲劇裏，那輕蔑定律的「實體」和那無法無天的情慾都遇到了它們那無法免避的定數。這個故事的結尾並不是歌德的虛構，他是取材於一篇描寫青年野露撒戀之死的文稿（看 *Kestner* 關於歌德與綠蒂所作的書。）在最後的幾行裏，歌德只改換了一個字，因為他嫌那個字太俗了。在那篇文稿裏這樣地寫着：『*Barbiere sellen trugen ihn*』，（理髮店的小徒弟們抬着他。）在這本書裏我們看到這樣的話！『*Handwerker trugen ihn, kein geistlicher hat ihn begleitet*』。（匠人荷棺，並無一僧徒伴葬。）這句簡潔而刺心的話告訴我們說一條生命已經走到它的盡頭了，一個人和自己與社會爭鬥着，他那最深刻的同情心受了一種必死的創傷，現在他算是屈服了。職工們把他送到墳墓裏去，中產階級的社會故意地站得遠遠的；沒有牧師送他，因為他是個自殺的人，他蔑視了宗教的規律了；但他曾經愛過民衆，曾經和那些沒有教養的人們來往過，所以他們送他到墳墓裏。

我們都曉得這本著作曾經引起怎樣一種感傷文學的爆發；並且，它那種熱烈的情感怎樣地一到了 (*Lauren, Lafontaine*，和那個丹麥人 *Rahbek* 的手裏，便變成一種沈重的感傷了，或是完全變成一種病態的精神戀愛了，像 *Ingemann* 那本模仿的，貧弱作品『*Varnera*

(1118)

Vandrieger]裏面的情節似的。但維特對於這些流弊並不負責；沈緬於感觸與情慾之中，只是這本書的一方面。在這種沈緬的中心還湧着一種非常健康的自然愛與生命愛，一種反抗傳統社會，偏見，強迫的規律和天才的畏懼的熱誠與革命，這種健康的情調的宏流很可以溢出了它的堤坊而淹沒了那一「山慈菇的花牀與菜園」了，所以這本書在我們的腦中所遺下的主要的印象便是它所描寫的，引起的和滿足的那種對於獨創與詩的衝動。

比起『La Nouvelle Heloise』來，我們現在有了多大的進步啊！第一，對於自然，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比盧騷的更純潔，更深刻的情感了。這本書能從一個新的立腳點來觀察自然風景這件事實，可以歸因於一七六二年那次的「文藝事件」——Ossian的出版；這事件曾經遺下一個很大的印象。就連拿破倫的鐵石心腸都被這位蘇格蘭的樂人所溶化了，所以他說這位樂人比荷馬還好。在這時，Ossian的真偽還沒成爲問題呢；後來人們讀完這些詩時都覺着掃興，就如同我們正在迷於夜鶯的歌唱時，突然地發現了那歌者並不是夜鶯，而却是一種深藏在叢林裏的劣鳥在欺蒙着我們一樣。在他的同代人的心中。Macpherson總算是替代了荷馬的地位了。就中他還影響了歌德，這種影響可以說明爲什麼我們在維特的前半部中看到的那種荷馬式的自然觀，到後半部裏便被那種Ossian式的迷濛的圖畫所替代了；這種圖畫正和這

件故事的那種有增無已的病弱，不安，與詩的熱情相調協。

盧騷的主要的女主人公是用一種不堅穩的筆致描成的。像許多法國的女主人公一般地，她缺少那種女性的單純。在情感的純正與真實上講，她比她的同名者——那位真的 *Héloïse* 差得遠了；這位真的 *Héloïse* 的每句話都是從她的心窩的深處流露出來的。*Guilic* 的談話是冷酷的；她總愛講義般地談論道德與那最高的主宰。她居然還說過底下這樣的話：「直到這種程度，一切的人事都是空虛的；並且除去那獨立存在的本體以外，只有在虛無中才有美的存在。」她的意思是說在我們的幻想中。*Julie* 愛解剖感情，愛用一種浮誇的言語來理論。和她比起來，夏綠蒂是多末朴質與自然啊！我們試想後者為她的小妹妹，小弟弟們切分牛酪麵包時的那著名的一場！假若她也有時使人不悅的話，那並不是因為她好演說，而是因為她那種感傷的情調，例如，在她的思想和維特的思想相遇的那一場裏，當她在那濡濕的玻璃窗前望着外面的雷雨時，她曾說出這個字來：『*Klopstock*！』

從 *St. Preux* 到維特，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地偉大的進展。前者的思想行爲，像他的名子所暗示的，使我們回憶起一個理想的騎士來。而歌德是個新時代的詩人，他算是完全把這個理想拋棄了。在他的主人公中，那對於初步的讀者總不會失掉興味的肉體的勇氣幾乎是太被

(1120)

他忽視了。『Wilhelm Meister』和浮士德便是這樣。並且維特也不是個騎士，而是個多思易感的小宇宙。從他站有的那塊有限的空間，他擁抱了「存在」的全體，並且他在心靈上所感着的騷動便是那新時代誕生前的騷動。他那最持久的特性便是無限的希求。他的時代是一個豫期與創始的時代，而不是自棄與絕望的時代。Chateaubriand 的 René 正是他的對照。維特的一切的不幸，都發源於社會的限制與那無限的心靈的衝突。在以前，文學上的主人公都是王侯；他們那浮世的地位能和他們那精神上的偉大相調協；他們從沒有感覺過這種慾望與權力的對照。就在文學擴大了它的範圍以後，它仍然是只許那些在門第與財富上都超越了那下賤的工作與煩勞的人們來作它的主人公。在 Wilhelm Meister 裏，歌德曾提過這件事。他叫道：「那些被命運放在人類中最高級的地位之上，而永沒住過，或永沒經過那屈辱的深淵（曾經有過多少誠實的靈魂，都是終生地在這個深淵中渡着一種慘痛的生活啊！）的人們，真是嘗到三倍常人的幸福了。他們剛一出生，便乘上了一隻大船，開始了我們人類那共通的，偉大的旅程；他們藉着順利的長風，勇猛前進，而那些除了自身的能力之外便別無所憑藉的人們，只好痛苦地在後面游泳了，他們就是從那順利的微風中，也只能得到很小的利益，並且他們還時常因為精盡力竭的關係，便只好悽慘地死在海浪之下了。」這種激賞財富——人生

幸福之一種——的話，實在是娓娓動聽；並且，假若我們對於那在人生的表面的幸福中站着最低級的位置的財富可以這樣說的時候，那末我們對於其他的各種表面的快樂與權力更有理由這樣地說了。

原是在那個世紀的變動期中，我們才第一次遇有這種奇異的矛盾，就是：一個人，雖然他在靈的世界裏可以算是一種上帝與統制者，雖然他藉着他的情感的力可以把全宇宙的生命都吸入他自身的生命中去，並且，雖然他的心靈的要求是對於萬能的要求，（因為他必須萬能，才能把這個冷酷的，生硬的世界依照他自己的心願改造過來。）但他在另一方面却是——你猜什麼？恐怕也不過和維特似的，一個每年只能拿到幾百「踏洛」(Talers)的公使館的祕書而已；他的窮困的狀況，可以證之於這種事實，就是：當着一個世襲的王子給他二十五個「杜喀」(Ducats)的贈金時，他便覺着異常的喜歡；這樣的一個人，每天還要把半日的光陰消磨在辦公室裏，除開中產階級的社會以外，便什麼都接觸不着；並且，一位能夠滿足他的一切的慾望而使他幸福的女性，到頭來還是眼看着被一個自得的俗漢所搶去了。假若他要想培養一種材幹時，眼前便會發生許多的障礙；假若他要想滿足一種慾望時，傳統的規律便會阻撓他；當他渴望着發洩他那熱誠的衝動以鎮靜他那燃燒着的靈的希求時，他便熱烈地伸出

(1121)

(1123)

他的雙手，但社會却很暴橫地說：不行！個人與現狀的世界，理智與情感，情慾的定律與社會的法規：——在這對立的兩遭之間好像是有一種很大，很厲害的不調協似的。那個時代的人都深深地覺着這種印象是不錯的。由他們看來，這架生命的大機器裏一定發生什麼固障了，它不久一定要坍塌的。並且沒過幾時，他們總算是聽見這種坍塌底的爆破的聲音了。那時呈現在他們的眼前的時代是這樣的：一切的屏障都被拆毀了，一切的形式都被拋棄了；既成的秩序被推翻了，階級的區分被消滅了；大氣中充滿着砲火的煙霧與「馬賽歌」的雄音，王國的舊版圖變了又變，帝王們有的被廢，有的被殺，一千年的宗教也被革除；一個 Corsica 的砲兵副官宣揚說他是革命的繼承者，而以開放一切的事業給有才幹的人們的主張相號召；一個法國旅店的主人的兒子登上了 Napoleo 的王座，一個曾經擲過手榴彈的兵卒拿起了瑞典與挪威的王笏。

維特的特色原是那豫期時代的渴望與漠然的不安。在他和其次的一種偉大的典型——法國人 Rene 之間，是有一種很大的變革的。到了 Rene 的時代，那「詩的預感」完全為那「詩的幻滅」所替代了。以前那種先革命時代的不安現在却變成反革命的不滿了。所有那些偉大的變革，全不能使人類的實際的狀況和他那種靈的要求相調協。為個人的人權而爭鬥的結果，

却造成一種新式的專制。我們在文學上又遇着那代表時代的青年人了。但他變的夠多末厲害！他兩頰上那種清新的顏色已經褪了，他腦中那種活潑的創造力已經減了；他的額上生了縐紋，他的生命是空虛的，他的手是緊握着的。被那爲他所詛咒的社會（因爲他在那個社會裏找不到安身的地方。）驅逐出來，他便流浪在那滿生着原始的森林，到現在還爲野蠻的民族所盤據着的新世界裏。一種維特所沒有的新原質，在他的心靈裏發生了，那就是——憂鬱。維特屢次地說他最恨不快與落膽這兩種心情；他是很不幸的，但他永沒有憂鬱過。而在另一方面，*Wong* 却完全地沈緬於一種自己不能抑制的，無益的憂悶之中了。他總是很悲抑而憐人。他是一個站在歌德的維特與擺倫的 *Diakon* 和 *Comair* 的中間的過渡時代的人物。

冬夜

野如

情景

冷冬的晚寒在街頭唱歌，
街頭的電燈在寒空裏吟哦。

電燈下的黃包車夫在等着，
黃包車的近傍乞食在閃躲。
乞食的頭上在朦朧着夜半的銀河，

銀河岸邊一點兩點的流星飛落。

流氓在衚衕的陰影裏咬着柔膩的粉頸，
野雞在戰慄的淚聲中喊着睡去罷哥哥。

十字街頭的青年在徬徨迷惘，

失意當中的少女在腸斷心破。

電柱的分站無關心地在路旁示意：

過路人呀，等天明才有車給你坐？

舞台偏左咖啡店，偏右胡衕口，胡衕

之右連鋪面。咖啡店的玻璃門暗淡的綠

光，胡衕與右邊的鋪面陰闇不明瞭。

左邊，即啡咖啡店之前，電柱，電杆之下

黃包車夫坐在車斗上吸煙。

乞食在電柱的附近無聊地逡巡着。

青年甲（扶着俯首的少女從Café出來）你該

醒悟了罷……

車夫（急站起）先生坐車去罷，去罷！

青年甲（不睬車夫）他不愛你你該明白了

罷……

少女（淚聲地）不，他很愛了我的……

乞丐（走近青年甲他們來）先生呀，做點好

事……

青年甲（不睬乞丐）算他愛過了你，但現在

他已經不愛，一點都不愛了，你總該明

白的哦！你聽他剛才說的什麼話？愛的

問題讓少爺去講罷！女子的心讓狗咬去

罷，我把一切女子的，所有都背誦過來

了，都嚼爛了！一切都成爲過去的陳屍

(1125)

腐肉了……

少女 (不服的口調) 不，不！他酒醉了的，

他醉了的。

乞丐 小姐好心呀，小姐好心呀……

青年甲 (不高興的聲色) 你受他這樣的侮辱

還迷着的麼？他醉？啊！他什麼時候都

醉的罷，他在愛你的時候更醉得烏天暗

地哦！

少女 不不，你不曉得他，不知解他！他有

多麼優柔，多麼優柔的……他很傷心，

是很傷心的……

青年甲 (忍不住了的樣子) 我呢？你簡直把

我都忘記了麼！

少女 (無限傷情地) 啊！啊！我不曉得怎樣

好，不曉得……(泣)

車夫 小姐坐車去罷，去罷！

青年甲 (柔情地) 算了算了，我送你回去好

了，看到你的眼淚就……坐車去罷？這

樣夜深了，路又遠……

少女 不，不，我要跑路，啊！我要跑到何

處去嘍！

青年甲 坐車回去算了罷，已經一點多鐘了

呢。路又遠……

少女 不不！我要跑路，在街上跑，跑到天

亮……啊！我的心，我的心有如何的悲

苦……(向右邊走去)

乞丐 小姐好心呀！先生好心呀……

青年甲 (對乞丐一喝) 滾蛋！(跟在少女的

(1126)

背後走)

乞丐 (無聊地縮退，看車夫在那兒笑他。)

青年乙 (從右邊胡衙口出來，碰着剛要退

場的青年甲) 哦呀，老陳，你就回去了

麼？會散了？(回顧右裏邊，點頭有所

悟的樣子)

青年甲 (無精打采地) 還沒有。你到什麼地

方去來了？

青年乙 (笑而不答) 他們大家決定了沒有？

還是老在東拉西扯地糊七八道？

青年甲 什麼決定。不是一樣地大家只會喝

酒玩女招待……

青年乙 真糟糕，曉得是怎樣，我剛才多玩

一刻好了。

青年甲 (凝視青年乙片刻) 喂，你要注意，

花柳病不是好玩的。

青年乙 唔，我在那些地方玩，身體雖危

險，精神都安全，有錢便解決，什麼苦

痛都不會有。但不管這些罷，你羅曼斯

的進展如何？你女神的眼睛開了沒有？

青年甲 (沉吟一下) 以後慢慢對你說罷……

哦呀：跑去了麼？(望右邊唱) 喂，等一

等，等一等……(下)

青年乙 (望着青年甲的背後影，沉思片刻，

既而搖頭自得然走向咖啡店來)

乞丐 (在那兒久等着他們的問答，到此才

得着機會似地) 少爺施捨一個銅片罷，

少爺……(手伸長地)

(1127)

青年乙 (瞧乞食一眼，遲疑的神情) 命辨普

羅列塔利亞特麼？唔，唔…… (不睬地

走進咖啡店中去)

乞丐 (無聊地退縮，凝視着在那兒笑他的

車夫) 好臉熟呀，在什麼地方看過了似地，兄弟？

車夫 (聽乞食叫他兄弟，覺得被侮辱了似的表情，不語，只給乞丐以輕蔑的一瞥，退坐車斗上。)

乞丐 真的，什麼地方看過了似的囉。總想

不出……兄弟不是江北人麼？

車夫 (不高興地) 啥事體？

乞丐 江北人就是我的同鄉囉，兄弟。

車夫 (噴出似的口調) 啊拉不是你的同鄉，

也不是你的兄弟呀！

乞丐 哦呀，是寧波人麼？

車夫 啥地方人管你啥事體！

乞丐 (無聊地) 甯波人生意做得大囉！

車夫 咄！

乞丐 爲什麼這樣生氣！今晚生意不大利市麼，兄弟？

車夫 (憤然) 啊拉今天餓一天也不干你的事！啊拉不是你的兄弟呀！咄——

乞丐 (笑着) 我那麼醜樣的麼？

車夫 你就像個小相公那麼漂亮，啊拉也不是你的兄弟！

乞丐 (半氣半笑地) 爲什麼？

車夫 啊拉最討厭乞丐！

(1128)

乞丐 (微苦笑) 那當然的。(嘲弄地) 乞丐不

會坐你的黃包車。你頂喜歡的是太太，先生，老板們的罷？

車夫 什麼人啊拉都討厭，一樣的可憎！

乞丐 (驚奇的滑稽的神情) 哦呀哦呀！什麼

人你才喜歡？人家自有兩條腿，你不會蠢得要替人家跑路的罷，噫？想來錢多的人你都喜歡囉。洋大人好罷，噫？

車夫 洋鬼子？啊拉一回被洋鬼子踢破大腿

了！車錢不給……

乞丐 不是你多要麼？

車夫 啊拉不會那麼不要臉，啊拉恨死洋鬼子的！

乞丐 (嘲笑地) 但是你們看到洋大人不是大

家要爭先恐後地搶生意的麼？說着不像樣的外國語，比着手。鼓着眼睛。要捉金龜似地跑來……

車夫 (氣殺的樣子) 喂！啊拉不會那麼不要臉的呀！啊拉恨透洋鬼子！憎惡有錢人！

乞丐 那麼當然喜歡我的囉，喜歡家人的囉。我決不會踢破你的大腿，又這樣和氣地和你要好。

車夫 但你是個乞丐，乞丐，所以啊拉更討厭！

乞丐 (嘲笑地) 可是你和我差不多呢。

車夫 (噴然站起，把煙尾擲地) 豬糞！說什麼話！不要臉的東西！再說一句看！

(1129)

乞丐 (稍憤) 你罵我麼？怎樣是乞丐也有點

氣的哦！

車夫 (挺胸至乞丐前) 什麼鳥氣拿出來試
看！

乞丐 (平和地) 你要和我打架的麼，噫？

車夫 (輕蔑的口調) 啊拉和你乞丐打架？

咄——(退坐車斗上)

乞丐 (苦笑) 但乞丐也是一種生意囉。人家

賣品物，我賣，我賣自己的……哦！那

邊有個人來了，討一個銅片罷。(向左

邊迎上去。車夫在望。)

停一刻，乞丐跟在過路人甲的背後走

出，哀聲乞憐地。

乞丐 老板，一個銅片救一條命呀，一個銅

片救一條命……

路人甲 (商人樣子，不睬乞丐地跑。)

乞丐 老板呀！一個銅片救一條命，一個銅
片救一條命……

路人甲 (不睬乞丐地跑到電柱下等電車，

望望電車可來不，一聲不響。)

乞丐 (執着地站在路人甲的身邊，灣腰屈

膝地哀求) 老板呀！一個銅片救一條人

命，一個銅片救……

路人甲 (不耐煩的樣子，焦急着向車夫) 黃

包車！到老靶子路幾錢？

車夫 (好像得到救醒似的躍起，伸出右手

做『請坐』的姿勢。) 隨便老板給好了，

隨便老板給好了。

路人甲 不不，說定好！你們這些很狡猾不過，說定好了！幾個銅鈔？

車夫 (踟躕着不好開口似的) 隨便老板好了，隨便老板……

路人甲 (不耐煩的樣子) 一隻角子去不去？

車夫 (堆着笑容) 那老板，從大馬路到老靶子路一隻角子，那，老板……

路人甲 (燥急) 加五個銅片去不去？

車夫 (笑着) 那，老板……

路人甲 加十個銅片！

車夫 (笑着) 那，老板……

路人甲 (焦急) 你要多少呢？

車夫 (伸出兩個指頭) 兩隻角子賞給我罷，兩隻角子。

路人甲 敲脚桿！我等電車好了…… (望望電車可來不的樣子)

車夫 (笑着得意的神情) 電車沒有了。

路人甲 (裝做不聽見的樣子望望，望望)。

乞丐 老板呀，一個銅片救一條……

路人甲 (不睬乞丐，叱吒地對車夫) 一角半錢去不去？

車夫 (搖頭示意，望一望在那兒作可憐相的乞丐笑。)

路人甲 (不平然的氣色望右邊走去) 咄！

乞丐 (追在路人甲的背後走) 老板呀，老板呀…… (下)

車夫 (做出蔑視的眼色瞧着他們的背影，退坐車斗上，畏縮嚴寒襲擊的震顫。)

(1311)

青年乙 (從咖啡店走出) 什麼一個醉態！女招待坐在膝上地，捫，索……今晚又是
不行麼，不得個解決麼？曉得是這樣，我剛才多玩一下好了，(悵望左右，踟躕不決的樣子) 左邊去呢？右邊走呢？還是再到胡衕裏頭去好呢？啊，回家睡去好了……

車夫 (站起，拖車趨近青年來) 先生坐車去罷？

青年乙 (踟躕着，但既而決心地) 唔，唔……我的主義是不坐黃包車的……(向右邊退場)

車夫 (失望地瞧着青年的背影，垂頭喪氣。既而聽到何處在喊『黃包車！黃包

冬
夜

車！』的聲音，急拉車望左邊奔去。) 舞台一時空虛，『喊黃包！黃包車！』的有威勢的噪聲，車夫的『來哉！來哉！』的希望的叫喊。

停一刻，從胡衕裏走出一個人來，店夥樣的男子；老鴇母跟在他背後細聲說什麼似的神情。

店夥 那樣臭屁股還說新貨麼！一塊半洋鈔要就來。

鴇母 回家咬你娘的爛奶頭去好了！

店夥 老屁股！咄——(從右手下)

鴇母 (恨恨地望胡衕裏招手，從裏頭慢慢地走出一個俯首的女郎來。) 好看相！沒有客站到三點鐘啲！(恨恨地走入胡

二一

(1132)

衙裏)

野雞 (無神經地呆然，不曉得哭好或怎樣的樣子，靠在胡衙口的牆角。她在想什麼呢?) 路人乙經過，停脚瞧一瞧。女郎無意識地招一招手。路人乙向前。

路人乙 (嘲弄地) 小娘子! (捫一捫她的鼻子)

野雞 (無神經地拖着路人乙的手。)

路人乙 什麼呢?

野雞 (無意識地拖，拖。) 去罷，去罷!

路人乙 (故作滑稽不解狀) 去什麼地方?

野雞 (只管無意識地着急着拖，挽) 去罷去罷!

路人乙 (故作不解狀) 去做什麼呢?

野雞 (更拖得利害，要把他活剝了的樣相) 去罷去罷! 去罷去罷!

路人乙 哈哈……我一點都不想睡……哦呀，那邊人來了，放手放手! (要拂開女郎的手，野雞拚命地掙扎不肯放? 但終於力竭無可奈何了。) 真痛! 貓手貓脚地……(把自己的手送到口邊吮一吮，看一看。) 指皮都破了，野貓! 雞爪!(急下)

野雞 (茫然失神地瞧着路人乙走去，失掉了寶貝似的神情。)

乞丐 (從右邊上，頹喪的表情。瞧到野雞。) 哦呀，你還沒有生意麼? 先那個客不住夜?

(1133)

野雞 (點頭示意)

乞丐 啊，不曉得已經什麼時候了……

流氓從咖啡店裏面出來，醉醺醺地一顛一倒。

乞丐 (急趨近流氓，作扶他狀) 哦呀，老

爺！仔細些，仔細些……

流氓 (陶然地) 不要緊不要緊；自從我娘的肚裏翻一個筋斗跌倒下來以後，我未嘗再跌倒過一次的，就是酒醉也是。看啦，我何時都是筆直，(挺胸) 直挺挺地。(氣昂昂看乞丐)

乞丐 (媚笑)

流氓 (筆直的身子又頹然下來了，大笑彎

腰) 哈哈……可是在女子的腿上哦……

冬 夜

……哈哈！那就要像條死蛇軟綿綿的了……哈哈……(顛倒着幾乎蹲下去的樣子)

乞丐 (急趨近挽扶他) 老爺，仔細點，仔細點……

流氓 (又奮起精神似地拂開乞丐手) 那裏，不關事的。讓我自己走罷……倒是兄弟你怎樣了，今晚可好生意？

乞食 (悲觀的神情) 今晚上還賺不到十個銅片……

流氓 啊，可憐地……我今晚連最後的一個銅錢都給酒店老板剝了，對不住哦……

(顛倒倒)

乞丐 失望的神氣) 哦，哦……你要跌倒了……

二三

流氓 那裏，那裏，（向乞丐搖着手，剛要返身走的時候，但聽從咖啡店裏發出尖銳的一聲『滾蛋！』，一個醉凶凶的青年把書舖老板從咖啡店門裏推出來了。流氓，乞丐停望。）

書舖老板 但是你的文章呢？詩呢？明早就要付印了……

青年丙（把書舖老板衝）滾，滾罷！（回頭復進咖啡店裏去，裏面的笑聲。）

書舖老板 真上當！（望望）黃包車！（沒有希望似地，慢慢向右邊走去，連不注意及流氓，乞丐，野雞等的樣子。乞丐不敢求乞，野雞不敢招呼，流氓目逆而送之，嚴肅的靜默片刻。）

乞丐 什麼一回事……

流氓 開張大吉，利市三倍，總歸是做生意的，他常和那小子在這個咖啡店喫酒……

乞丐 他們在做些什麼？

流氓 唔，唔，當然是做生意，我曉得很清楚。我剛才在酒舖中看得很清楚，長頭髮的，廣褲腳的，眼鏡，手套，紅領帶，黑絨帽大家圍着在商量什麼……什麼雜誌，宣言，文章，詩，意識，普羅

乞丐 怕是一樁了不得的生意罷……

流氓（醉態可掬地）唔，唔，那當然的……

但我們不懂，我聽見什麼命辨，命辨普羅列塔利亞特，命辨……

乞丐 哦，這個我也聽過，俞辨普羅列塔利

亞特，剛才一個少爺對我說一聲，望一眼，就進這酒舖中去了。

流氓 那一定是壞話，操娘個……剛才他們在酒舖中說這個的時候，也望着我，鄙棄地。剛才出來那個小白臉還望着我哼得一聲哩，這個小白臉！操娘個……

乞丐 總然他們是在做大莊的生意……

流氓 唔，唔，那當然的……操娘個……

(歪頭細想的樣子。有所悟然) 細想，(不定是對乞丐說) 細想，做生意是做人的天經地義。你看全上海這般熱鬧，爲的不都是做生意麼？上至大總統，不，聽說現在是什麼委員了，主席了，在我

冬 夜

小的時候是皇帝的呀，人間真變得快，但怎樣變都好，做生意却始終不變的呢。上至什麼終日在喫大菜喝酒應酬開會坐汽車的委員公委員們，下至什麼挑重賣力汗淋淋氣喘喘哼吭在馬路上拖爬在工廠裏疊骨抽筋的苦力。那一種人是爲做生意在做生意呢？就是我，我，操娘個，我從前不是也開過烟舖的麼！只因一伍一什，一伍一什，真討死厭，所以，啊，啊；(感慨無量地，高聲大唱) 想起了當年事……(醉顛顛地欲蹲下去的樣子)

乞丐 (急攙着流氓) 哦哦，老爺，你醉了，醉了。

(1135)

流氓 (奮起精神)那裏話!自從娘的肚子裏

翻個筋斗,翻個筋斗跌倒下來以後,以

後……(此時野雞突地嘆氣起來)

野雞 啊!啊!

流氓 (醉眼陶然地瞧到女郎)哦呀!操娘個

……(顛走至身邊。)喂!還沒有生意

麼?(以手捫着她的頰,野雞不高興地

躲一躲身。)哈哈……氣殺哉!喂!

小雞,裝一點笑臉罷,那麼就利市三

倍,開張大吉了。噫?(嘲視野雞)我的

話聽見麼……

野雞 (躲開,無限煩惱地。)啊,啊!

流氓 哦,不要跑罷,我不是大肚鬼,不會

把你生吞的……哈哈……喂,小雞,

問你一句話,可以麼?不要躲呀!月紅

今晚有客麼;在家?不?(挽野雞耳追

問她)

野雞 (不耐煩地)她在等你哩!

流氓 真的?哦,謝謝,謝謝!小雞……

(輕拍野雞背,踉踉跄跄地走進陰暗的

胡同裏去。)

乞丐 (慢慢跑到野雞身邊去。)啊!天氣冷

哦!要站到三點鐘的麼,聽說?

野雞 (點頭示意)

乞丐 (搖頭嘆息)爲什麼嘍?唔,不錯,這

也是個生意,雖不很好,原也是個生意

囉。不要那麼垂頭喪氣的罷,鼓着勇氣

盡量地誘惑顧客罷。

(1137)

野雞 (點頭表示謝意)

乞丐 就是我，我這樣，人家說是乞食不大好聽，但也是一番多麼賣力的生意囉！所以阿姐，你不要傷心罷，結局都是一種生意，萬事都須得忍屈一點才好……

車夫 (拉空車從左邊上，把車放在先的位置，沮喪着氣望乞丐與野雞說話。乞丐沒有注意到，只管似同情似嘲弄地說下去。)

乞丐 並且我想，像你這種生意，倒也不困難。有什麼困難呢？終歸是男女事，好開心……(涎着臉地笑)好開心……

野雞 啊！啊！

乞丐 不要傷心罷，終歸是男女事，好開心

的，開心的……

車夫 (不禁夜寒的襲擊麼或是怎樣，打個大噴嚏。)哈啁，哈啁！

乞丐 (嚇得一跳返顧車夫，先前的吵架都忘記了似地)哦呀！你也沒有生意麼，兄弟。

車夫 (憤慨着，不定是對車夫說。)今晚一個銅鈿還未到手，操娘個……

乞丐 (粧成很同情的樣子，走近車夫身邊去)那真是……

車夫 誰和你說話！

乞丐 你和我說的呀，總不會是對這個電柱說的罷？

車夫 (輕蔑地)你自己不覺得可恥麼？(學

(1138)

舌) 老板呀，一個銅片救一條命……什麼狗命！好醜態！

乞丐 (有點不高興的樣子) 可恥？我喚老板你也喚老板呢。(學舌) 老板，兩隻角子賞給我罷，兩隻角子……哼！賞給我！

車夫 (無話可答辯地) 破廉恥的……

乞丐 破廉恥？哦，哦！(好像個詩人，得着靈感似地) 我這樣也是一種生意囉，(強力地說) 並且是一番多麼費力要勇氣的生意囉！我起初做時，不曉得多麼難過恐縮了。後來不知經過好多的臉紅唇白，才得有今日的好成績，可以居然在馬路上橫行，當羣衆的面前賣自己的藝術了。是，我們乞丐也有藝術的，原也是一

種生意囉，賣藝術。

車夫 (鄙棄地) 你們乞丐就只問人家討錢，破廉恥的，有什麼藝術說！不要臉！

乞丐 (又好像詩人得到靈感似地，滔滔辯論。) 那，兄弟，這簡直是你們外漢說的話！你當乞丐那麼容易做的麼？才難囉。臉部的表情，聲音的粧做，姿勢的取法，這些都要經歷幾許的苦工磨鍊，才得自然地演得出，能夠引起人家的同情；不然的話，你就站在熱鬧的十字街頭當中，終夜喊破喉嚨，也不會得到一個銅片買開水的。並且，真談何容易！又要隨機應變，要辨別天氣，要審察地理，要曉得各個顧客的臉色皮氣，才可

(1129)

以無伸手不得，無求不應的。兄弟，你當乞丐很容易做的麼，你要做終不及格呢。(得意地)哈哈……

車夫 (無話可答辯地)咄!(坐下車斗，仰望天空，一點流星飛落。)

車夫 (不定對誰說地)流星跌下來了!

乞丐 什麼地方?什麼地方?

野雞 (靠在胡衙口的牆角默默地，到此又輕輕地嘆氣一聲。)咳!

乞丐車夫 (同時凝視野雞)

乞丐 她也是一樁生意呢。

車夫 (只給乞丐以輕蔑的一瞥，不答，從車斗下拿出烟吸，凝視野雞。)

(路人丙上，乞丐早又看到了。)

乞丐 老爺施捨施捨，老爺……

車夫 (反射底地大喝)先生坐去!

路人丙 (嚇一小跳，既而瞧是車夫，不睬地經過。)

乞丐 (緊隨在路人丙背後，手伸長長地)老爺施捨呀，老爺施捨施捨呀，冷呀，餓呀……

路人丙 (不睬乞丐從野雞身邊經過，盯她一眼，下。野雞招手不及的樣子。)

乞丐 (急追路人丙)老爺呀……(下)

乞丐 (即刻回轉來，對車夫)兩個銅片。(得意地示手中的銅片。)

車夫 粧成那樣的臉孔，真醜態!

乞丐 這正是乞丐的本藝囉……(無聊地走)

(1140)

近野雞那兒去。)

青年丙和幾個所謂的 *modern boy* 從咖

啡店中出來，青年丙醉濃如夜陰。

青年丙 再會再會！

大家 再會再會，明晚七點鐘再來繼續會

議……

青年丙 可惡的就是老陳，要半途和密司謝

逃席……

誰 那難怪，你要對密司謝說那些話，你醉

了哩。

青年丙 還有老康這個傢伙，怎麼鬼鬼祟祟

地來探頭探腦一下，就不見了。

誰 算了罷，缺少了他也算不得一回事，總

之，我們明天須得着實地……

又誰 好好，大家散了罷，總之一切的問題

明天晚上談判！

青年丙 好好，大家再會，再會（大家招手

退場）

青年丙在那兒歪頭思考什麼似地，既而

決然毅然地向右邊走來。

乞丐（急急地迎上去，在詩人面前倒退着

行，一行一揖地）先生慈悲呀……

青年丙（被乞丐擋在面前，停腳不走。很

不耐煩地，鄙視的態度）走開走開！我

沒有錢給你的。

乞丐 慈悲呀先生，只要先生慈悲幾個銅

片……

青年丙（倒退一步我不願看到你們這些的

(1141)

影子，不願聽見你們這些的聲音！滾蛋罷，快滾蛋罷！我不是個慈善家……

乞丐 宏量呀先生，宏量呀……

青年丙 又倒退一步一喝）壞蛋！滾！（醉

容怒態可掬地）

乞丐 （微笑着改了可憐相，恢復平常的態度，帶點滑稽味熟視青年丙。）

青年丙 爲什麼這樣看我？

乞丐 先生在做什麼生意麼？

青年丙 我不在做生意，我是文學家。

乞丐 文學家？是，這真是一個珍奇的名目！那是一樁很大的生意罷？

青年丙 我再說一遍，我咒咀生意！我不在做生意！我是個文學家呀！

乞丐 沒有這個道理！上至大總統，不不，

說錯了，上至委員伯委員公，下至車夫苦力，那一樣人不爲着做生意在做生意？你文學家也是做生意的罷。

青年丙 （酒的力量使他忘記了前後似地）做生意，這是一回極卑鄙極不正的，如盜賊如吸血鬼的行爲！文學家不做生意的！文學家的眼睛不瞧在算盤上的！你曉得我在做什麼嗎？我在指導一般自覺有作爲的青年。我站在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前面。我在凝視星光，凝視永遠的星光而指示給大眾以大道……看啦，（誇狂地指着天）這神祕的星光！那裏！這不是神祕；這是勇敢的事實，這是事實

(1742)

上的火球！是呀！（酒的力量湧到他的喉上來了似地）我文學家凝視着這勇敢的事實的火球的指示的領導的……

乞丐 （驚奇地望着青年丙一响，既而不解的問）什麼？

青年丙 對，對你們這些，侷，侷辨普羅列塔利亞特說話有什麼用處！（酒的力量冲破腦頂直上蒼天了）你們這些浮浪的游民！既無勞動的技能，又無勞動的意志，破廉恥的，破廉恥的醜類……（挺身前進一步）你們滾罷！

乞丐 （感着興味幾分恐縮的樣子。）我站在這裏沒有擋住你的去路。

青年丙 （憤慨地）醜東西！……（張望電車

可來不）怎麼電車老不來！

車夫 （呆望到現在，覺得自己的機會到了似的，急急站起前進，對詩人）先生，坐車去罷，坐車去！

青年丙 （到此才注意到車夫的存在似的，小噓他一下）我的主義是不坐黃包車的。

車夫 （笑着）去罷，坐去罷！到老靶子路一角半錢去罷！

青年丙 （奇異）為什麼到老靶子路？我並不住在那裏。

乞丐 （忍不住地笑出來）哈哈……老靶子路，兩隻角子賞給我！

青年丙 什麼？

乞丐 沒有什麼。

車夫 (怒對乞丐) 豬糞!

乞丐 (吃吃地自己好笑)

青年丙 不管怎麼樣，我的主義是不坐黃包

車的。

乞丐 剛才一位少爺也是不坐黃包車的主義

青年丙 (不睬乞丐，鄙視車夫的苦笑臉)。

車夫 去罷，去罷，到啥地方?

青年丙 (帶教訓的口調) 你爲什麼兩條腿不

爲自己跑路，却專門要替人家走? 你不

能夠找一個較近人的工作的麼?

車夫 沒有辦法……

青年丙 蠢東西呀! 你做強盜去還好些呢!

這樣非人的勞動!

乞丐 (笑着) 先生坐他的車回去好了，電車

又沒有，爲什麼是不坐黃包車的主義?

青年丙 (醉乏的神情) 那怎樣都好。(望望

電車可來不) 我到……我到法租界的……

……然而我是不坐黃包車的主義……

車夫 (可憐相) 法租界去罷，去罷……

乞丐 (吃吃地獨笑)

青年丙 (有點心動的樣子，酒的力量減少

了的罷，他想把屁股坐到車上去了的神

情。)

野雞 (幻影似的踱到青年丙的身邊，拖他

的衣裾。)

青年丙 (嚇一跳地返顧) 做什麼?

野雞 (作笑態) 去罷去罷……

青年丙 (一切了然的樣子，勇氣以生，力

(1144)

拂野雞手。)咄!

此時胡衛裏另一野雞在喊『媽啲!』的尖脆的聲音;流氓在『哈哈』大笑的聲音。靜默片刻。

乞丐 (望野雞)啊,可憐似地……

野雞 (又拖青年丙的衣裾,淚聲地)去罷,去罷……

青年丙 (把野雞衝開)啊!什麼一個天地!

野雞 (執着又來纏繞青年丙)去罷去罷去罷……(泣)

乞丐 (搖頭嘆氣)先生,可憐見地給她睡去罷,電車又不來,又是不坐黃包車的主義,路又這麼遠……

青年丙 (在和野雞掙扎着)

當此時流氓從胡衛裏滾出來,還在望胡衛裏開心笑嘍嘍。

乞丐 先生,可憐地給她睡……

青年丙 (掙脫了野雞的手,大聲對乞丐一喝。剛此時胡衛裏又一聲『媽啲!』你們這些死流氓通同一塊……(怒氣冲天)死流氓!死流氓!

乞丐 (辟易地躲開)

流氓 (嚇一跳地反身望見青年丙,以為在罵自己)什麼地方來的小白臉,小心些!操娘個……

青年丙 (喫了一小驚,既而感慨無量地)啊!什麼一個世界!什麼一個實在!什麼一個醜態!命辨普羅列塔利亞特呀!

(1145)

浮浪的游民呀！該殺該殺該殺！

流氓 (酒醉未醒，氣憤憤地走近青年丙，

望他的胸前一擊) 呔什麼，豬糞！

青年丙 (倒退一步，驚駭地，醉眼六分

醒。) 啊！痛！(奮着勇氣) 你打我麼？

你流氓打我麼！打文學家麼！你打爲

全普羅列塔利亞階級奮鬥的急先鋒麼！

(頓狂的口調) 你爲什麼打我？爲什麼打

我！(迫近流氓) 你你你……

乞丐 (吃吃地笑，閃躲到在驚慌着的野雞

身邊去。)

(胡衕裏的野雞搗母們跑出來觀光，裏

頭也雜着遊客。)

流氓 (看到人衆擠擠，越覺得得意，泰然自

若地) 我打你問你喫飽了沒有？你爲什
麼罵我；你是什麼地方的相公？你那裏
來的鴨蛋？

青年丙 (辯解地) 我什麼時候罵你？我在什
麼地方罵你？(奮勇地) 是，是！我罵你
們！你們無爲的游民啲！你們失了生命
的流氓啲！你們自墜落的小狗啲！你們
終日終夜在頭街巷尾徬徨，終日終夜在
造罪惡：你們手無所能，心無所向！你
們惡毒的寄生虫啲！社會的膿瘡啲！你
們該死滅死滅，第三個死滅！

(觀衆交頭接耳在議論什麼。)

流氓 (興奮而帶嘲弄的口調，以下同樣)。

利害利害；你可愛的小貓啲？你有爲的

小白臉喲！你熱情的小鴨蛋喲！你從什麼地方滾來的？你在做什麼工？說，說！

（觀衆的笑聲，有的竟在喝采助興。）

青年丙（環視大衆，酒的力量又逆上了。）

啊：說給你們這些流氓聽有什麼用處！但我說罷。或第四遍說我不在做生意，我是文學家，我在做什麼工嗎？我在凝視熱烈的火星，指示全無產階級的光明大道！我在宣傳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意識！我在，我在做……我是個徹骨徹髓的勞動者階級的先導，是個徹頭徹尾的資本家階級的敵人！我在，我在做上部機構的工作，在領導羣衆，在做革命的

急先鋒！我是社會主義者……

觀衆紛紛地交頭接耳，有笑的，有恐怖

的，有感嘆的。

流氓（有點辟易）原來！你不是共產黨罷？

小聲一些罷，現在正在捉共產黨哩。

（既而又泰然地挽着青年丙的手看看。）
唔，唔，玉手纖纖地，好細嫩柔白的皮膚喲！的確在做精巧的工作無疑的，小姐太太們會想死的罷……哦呀！帶着金手錶的麼？小姐太太相贈的麼？偷來的麼？假金的麼？借給兄弟漂亮幾天罷？
（剝青年丙的手錶）

青年丙（爭執着）你是強盜麼？爲什麼剝我的東西？

(1147)

流氓 (好玩地)那裏話，不過借帶幾天算了。你是個社會主義者罷，是個共產黨罷？這個金手錶送給我都可以的罷？

(強剝手錶，觀眾嘩笑。)

青年丙 (倉皇地東張西望，頓狂地)啊！是什麼的一個時代！是呀，你們這些流氓，陰謀黨！是呀，你們都是強盜，途劫！(狂呼)警察!!警察!!強盜!強盜!!救呀!!

(大家一時驚動，有的躲入胡衛裏。)

流氓 (以拳頭撞着青年丙的小肚。)豬糞!

再喊看!

青年丙 強盜!強盜!!警察!!!

警察甲 (鳴着警笛從右邊奔來)

冬 夜

流氓 (一時着慌，把金錶擲在青年丙脚下)豬糞!(踉蹌向左邊走去)野雞等躲入胡衛裏。

警察甲 (望空中開一響槍)站住!(向左邊趕下，捉流氓上來)這個搶了你什麼？

青年丙 (俯拾手錶)啊!破了!強盜……

警察甲 搶了你的金手錶麼？

青年丙 唔，唔……

流氓 (怒視青年丙)那是誣說，誣說!我不是強盜……

警察乙從右邊奔來。胡衛裏的女郎等又出來觀光。

警察乙 捉住了麼?怎麼樣?

警察甲 強剝金手錶呢……(對青年丙)喂，

三七

(1148)

這個的確搶你的金手錶的麼……

青年丙 唔……噲……

流氓 那誣說，誣說！我不是強盜！他是共產黨，在這裏宣傳！

產黨，在這裏宣傳！

警察乙 (注視青年丙)

流氓 我不是強盜。他是共產黨！共產黨！

警察乙 (望青年丙) 你是共產黨罷？

青年丙 啊！破了！破了！

警察乙 (撞青年丙的胸) 喂，你的確是共產黨罷！

黨罷！

青年丙 (張望失措地) 我不是共產黨……

啊！我的金錶！什麼的一個世界喲！

(要開步走開的樣子)

警察甲 捉住！的確是共產黨！(警察乙把

青年丙捉住)

流氓 (得意地) 是呀，共產黨！在這裏宣傳……

傳……

警察甲 都帶到局裏去。

青年丙 我不是共產黨！有什麼證據？

警察乙 證據？證據怎樣都好。到局裏說去罷！

罷！

流氓 是，到局裏說去好了。

警察乙 你不要多話！

青年丙 (酒醉大醒了，憤慨無限地) 你們無

故逮捕！

警察乙 (推着青年丙) 走罷！

青年丙 什麼的一個世界！什麼的一個實在

……(警察乙儘管推着青年丙)

(1149)

(警察甲乙、流氓，詩人從右邊退場。)

遊客一 什麼把戲！

遊客二 睡去罷。(挽着一個妓女進胡衙裏

去)

大家唧唧噥噥地先後進胡衙裏去，只剩下最先的野雞和搗母。

搗母 (恨恨的聲氣)兩點多鐘了呢，還沒有

客！(自走入胡衙裏)

毛毛雨裏的故鄉

經立

野雞 (無言，垂首。)

冷風吹，野雞畏縮。

一點流星飛過。

野雞突地撲在牆壁上嚶嚶地啜泣起來。

舞台上如死一樣的靜寂，只有野雞的嗚

咽聲，和肩甲一低一聳地惹目。

幕徐徐地，徐徐地下。

彷彿是一個深冬的早上，照例的聽到預備早餐時碗筷的聲響，覺得實在不好再睡下去了，於是掙着披衣起床；移步窗前，當着窗紙縫裏望出去，不覺嘆了一口氣：「唉，又是毛毛雨。」誠然，故鄉之冬，最多的就是毛毛雨，正如春季的和風夏季的驕陽那末當令！生長

在北地的人却很幸運的少嘗那種滋味，雖然他們總不免念念於綺麗的春的江南。是的，這也不必過自抑損，江南的春，確也可愛；不過江南的冬，就實在討厭呵；即使我怎末不愛北地的乾雪和唿喇的冽風，也很願意留在北平多享受一點冬曝的樂趣。

說起故鄉的冬，是的，只要說起，也就叫我沈悶起來。試想濛濛細雨，一下就連綿幾天，弄得大昏昏地朦朧。時或倚門遙望，一切都只顯得模糊慘戚。而無聊的毛毛雨呵，却只顧疏疏密密地飄洒！本來我想，要是得有得三朋四友，圍爐絮語，雜以茶酒絃歌，那也就可以寄情於天昏地黑之外，樂也融融的罷！可是不行，我有的是男叱女詈長號幼啼的家庭環境！而這却又是雨天所形成的現象，因為一家大小都聚在屋裏，就多少有些衝撞；我於今想到我那父親的雷震之聲，似還有餘顫呢！他的性子太剛直，他的言行自粗暴，我們是受夠了痛楚的教訓的，所以一聽見他的聲氣，就都噤若寒蟬，雖事不干己，也要曲避他遷怒的威稜呢！若在晴天，於白日照臨之下，工作的工作去了，嬉戲的嬉戲去了，屋子裏自然特別靜穆。會餐的時候，大家見面，也好像比照着這清明，人人臉孔間都飽含着笑意。

現在的故鄉，當然不會頓改牠的故態的，想來早是困在毛雨霏霏的情境中了罷！不過，我的家庭近况，如我舊感的料資或已潛消，為是我的父親不知甚麼時候轉趨和易，事事都肯

與以相當的緘默；而弟妹輩和叔姪的兒女們也都大了起來，爭鬧的事也減少哩，何況闔家圍爐閒話，憶念起寄身雪國的遊子時，一團和愛的氣息，該是怎麼調諧呵！

一九二九，雙十二，於北大西齋。時北平初雪。

犧牲者

李同愈

這篇不完全的稿子是一個友人在去年寫下的。不久這友人是自殺了。在這篇稿子裏我們可以看出他自殺的線索；縱然是寫得這麼牽強，或者免不了有些矛盾，但我們正可以看出這自殺者平時所抱的一種奇怪的見解：怎樣懷疑着人類，怎樣呪咀着生命，以至直趨於自殺之途。因此，我大胆地把它發表了。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同愈識。

四週包圍着自己的都是敵人；自己是這樣感覺到。自己是一向怕在朋友中得罪了人的。這原因，爲得嘗到過得罪了人而受的不利。然而自己雖極力處處抑制着自己的憤怒，不平，去適應在世間做一個『人』，所得到的結果却仍然只是別人對自己的嫌惡，輕蔑，以及厭棄。爲了無法把自己去改造成一個被世人相容的好人，痛苦是不住地襲來了。天生的性情是本不

(1151)

容易改的，不肯服從任何人便是不被相容的一個原因；要自己去順從一切，理智是確乎想這樣做，強烈的個性却反抗了。但自己有時對做『人』也懷疑過；活着的一個人，是否一定要討到週遭的人的好感，或是敬愛？反之，一個人如果被處處的人都嫌棄，施之以呪咀，這個人，是否便不合于做『人』之道？我先是不能解答。近來從日本芥川龍之介自殺以前給他友人的一封信中看見這麼一段：『世間到底有沒有離開「利己主義」的愛，含着利己主義的愛不能跨越人與人間的障壁，不能醫愈落在吾人頭上的生存苦的寂寞，假令沒有沒有利己主義的愛，那麼沒有比人之一生再苦的了。』真的，我的懷疑便不難因此而解決了。人與人之間的友誼，情感，以及一切的愛，那一樣離開了利己主義？一切的愛的反面都藏着一個利己主義，所以利己主義的滋長與消滅都先於一切的愛。週遭的人都抱着利己主義來愛你，親近你，不錯，你是被週遭的人相容了，但你自身能否也同樣抱着利己主義去愛你週遭的人，同時，去接受週遭的人所施予的愛？若不能，縱然你想抑制着自己，你是終究不能被人相容的。人與人之間一切的愛，都是建築在利己主義的基礎之上而彼此相容着的。所以，自己週遭的人不論施自己以愛好或是嫌棄，實際上則都是自己的敵人。然而自己呢，又何嘗不是醜惡！說自己缺少利己主義而不能去愛別人，自己也只是個『人』，豈能如此？原因是自己想抱

着利己主義去愛週遭的人，而偏又不能接受週遭的人所施予自己的利己主義的愛，於是乎永久地不爲人相容了。窺見了自己的醜惡，縱然知道自己是無法被人相容的，但自己並不想把自己來改造好，因爲人與人彼此原都是敵人啊！而且，不被相容的敵人比之用面具來遮蓋醜惡的敵人又何其真實而痛快啊！

澈悟了人類的醜惡，不得感覺到這世間的悲慘。自己不能把自己來毀滅，逃出這悲慘的人世，唯一的圖生存的方法只有向敵人去作戰。自己不需要別人的同情，好感，友愛，以及一切。打開了鮮明的旗幟向敵人大聲說：『我先扯破了我的面具，再把你們的面具也揭開，我們踏上了各人的防線，老實點，大家攻擊吧！』這樣，戴着面具的人們仍會根據了彼此的利己主義而連絡起來，把這大聲說話的人逐走了。於是自己是仍然不能被人相容。可是，自己是堅決地要奮鬥到底的，人生原只是痛苦，拚着這一生向敵人去宣戰，比之一生戴着面具總有意義得多！所以縱然不被相容，自己是永遠不會屈服於以利己主義相周旋的人羣中……

隨感錄

一四 上京求名

楊藻章

現在國內各地，尤其是我們這偏僻的K城的青年們似乎都有一種普遍的躍躍欲動的欲求，就是「到南京」去。因為青年們多是想革命的，又是不甘平淡生活的，平日常常聽人傳說：某某由中學畢業後即跑到南京去投奔同鄉某部長，現已得了海關上的職務，每月得生活費數百元；某女士連中學都未畢業，只因跑到南京去嫁給某委員做姨太太，現已當了某黨部的「女秘書」了；某某由首都什麼政治學校畢業後，不但做了「革命官」，並且又戀上了很漂亮的女同志；這些是如何動人的消息啊。因此大家都想像南京這個地方真不愧為革命的首都，只要青年們一打起革命的招牌去就如到了「幸福之鄉」，「金銀之窟」，「女兒之國」一樣，什麼懸而難解決的做官，發財，討女人的三大問題，都可完滿地解決了。兼之已到南京去得了發展的青年們，又不時的寄他們那些穿洋服或斜掛皮帶的玉照，及大吹革命盛誇首都繁盛的信件來引逗故鄉這些同志，於是更加令人聞南京而神往，乃不得不動「上京求名」之念了。

現在此地青年界上京求名之狂熱度真是高到了極點，小子不才亦忝附青年之末，自然也不在例外，不過在我呢，一方面固遙羨首都之有名可求，或有命可革他方面也聽着到了南京去的同志們也未見得個個都達到了所去的目的。其實上京求名的人因所謀不成流落他鄉而興「長安米貴」之感者已不知凡幾，因此我上京求名之熱度，竟由燃燒點減到結冰點了。

本來，「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在全中國無論革命的區域或反革命的區域謀職業的一個重要條件，不具此條件即想在本地當個小書記尚且難能，況想到人浮於事的首都去混頂紗帽戴乎？何其冒昧也！況且現在全中國裏有許多具專門技能或學術的人材，只因無「某部長」「某委員」這一類「在朝者」的關係而找不到工作者正多，況其下者乎？若果不論什麼人只要一跑到南京去就可滿足其所大欲，那麼我怕石頭城裏真是要大鬧「官滿之患」了。

不過青年們妄想上京求名也自有其經濟的背景，至此我不禁要連想——一個不恭敬的連想到七穀祠裏做夢的阿Q來了。咳！咳！咳！

一五 國語羅馬字的語氣和字聲

陳光堯

國語羅馬字周刊的記者先生：

今天讀到先生給勉之先生的信，裏面說：「至於「以待」和「一帶」，音雖然相同，但「以」和「一」的聲調並不相同，「以」是上聲，「一」普通多念去聲，這裏要念陽平，國語羅馬字是 Yiday 和 iday，詞形是很有分別的。」這話對於讀書的人們，固然不會發生甚麼不懂的困難；可是一般人對於「五聲」這個問題，他們不但不知道，而且是絕對不願意聽絕對不願意問

(1156)

的。所以將來如果拿先生這話去同這一般人說，（因為國語羅馬字的最大目的，是要將來全國人個個都採用，所以這樣說），不但不中用，說不定還反要引起他們對於國語羅馬字的畏懼心和厭惡心來，這一層我希望您們鼓吹國語羅馬字的人注意。

關於同音的字，只要它們不太多，我以為這是不成問題的，——其責任不過和現在的假借字一樣罷了。例如現行漢字中的「長」「少」「好」「惡」等字，它們都各有兩個意思；但一般人因為習慣和語氣的關係，從來沒有鬧錯過。即如「長發祥」「少掌櫃」和「好人」「厭惡」，這四個名詞中的「長」「好」（本字）「少」「惡」（借字）四字，不論誰，不論昏愚到甚麼地步的人，都不會把它們誤會成：「長幼」之「長」和「嗜好」之「好」，（「長」「好」都是借字）；「多少」之「少」和「善惡」之「惡」，（「少」「惡」都是本字）。不但這樣，大家並且可以因語氣知道「長」「少」「好」「惡」這四個字的讀音。還有像英文中的『Seven Feet』和『Eight Cans』誰都不會誤做「七隻脚」和「八個能」，也是因為它們有上下文的語氣的關係。

照上文說來，有兩個意思兩個音的「長」「少」「好」「惡」等字既不妨同「形」，則「以待」與「一帶」又何妨於「同音」？何況「以待」和「一帶」兩個名詞並不能獨立成文，必須有如「嚴陣以待」和「襄陽一帶」，誤

會爲「嚴陣一帶」和「襄陽以待」呢？（按下旬有時雖然也勉強能說得通；但至少須在它上面加一個「在」字，不能單作「襄陽以待」。）

不過我覺得國語羅馬字也有一種困難；就是注音字母的音母簡單，拼法淺易，至今一般人還不大懂得，（這自然也有宣傳上的關係；）現在國語羅馬字的音母複雜得多，拼法也較注音字母困難得多，而且還有許多複字的音母，一般人恐怕要更加不懂得了。因此我覺得您們所說的：「只要學會了羅馬字的拼法，就可以識字讀書和作文」，這個羅馬字的拼法，在大多數的國人身上，恐怕就不容易學會。因此我又以爲今後的國語羅馬字，對於拼音法的簡易化和通俗化，應當特別加以注意和鼓吹。

總之，我以爲：討論國語羅馬字的「五聲」問題，這算是各學者們建設新中國文字的職責。今後要向社會上的一般普通人宣傳國語羅馬字，與其同他們辨別字的「五聲」，實不如請他們注意上下文的語氣。這就因爲文的語氣人人明白，但是字的「五聲」有許多人便不懂得，而且不容易學習。

陳光遠敬上。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